

## 绪 论

“辞格”与“词汇”这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话题。

诚然，“词汇”属于语言范畴，而一切修辞活动都是言语活动，都属于言语范畴。“辞格”即“修辞格”(Figures of Speech)是在特定的语境里，创造性地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修辞效果的言语形式(王德春等,1987:27)即特殊的言语形式，或者说是“在某一方面，不管在语义上或在句法上，对日常语言常规的偏离”(depart from the linguistic “norms” of everyday language in some way, whether semantically or syntactically)(Wales, 1989:176 - 177)。然而，这种临时性的偏离，由于一再反复出现在话语中，却可能凝固在词汇里，形成词汇的一部分，为社会所接受，从“言语的事实”转化为“语言的事实”(索绪尔,1985:141)。传统修辞学或语义学所说的“死喻”(Dead Metaphor)、“倦喻”(Tried Metaphor)、“褪色隐喻”(Faded Metaphor)或“化石隐喻”(Fossil Metapho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除了“隐喻”(Metaphor)，其它修辞现象也常见由言语到语言的这种转化。所以西方语言学界认为，许多修辞现象，由于太常出现，再也没有创造性、措辞巧妙及令人意外的性质，因而丧失了它们的感召力。(Ruse et al, 1992:119)也就是说，它们只作为一个个词项，即一个个名称留在词汇里。

修辞活动是从提高言语表达效果出发的，修辞格无疑具有美学功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修辞格同时也具备不可忽视的认知功能和语义功能。近期国外大量关于“隐喻”(Metaphor)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隐喻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现象，而且是人类普遍的

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知手段 这早已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的一个共识。其实,何止隐喻,其它不少常见的修辞格,也往往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给万事万物命名的手段。

英国修辞学家内斯菲尔德和伍德根据认知的原理指出,修辞格主要有三大类,分别源自于人类心智的三大能力(the three chief faculties of the human intellect):(1)比较或对相似性的感知(comparison or the perception of resemblance);(2)区别或对差异性的感知(discrimination or the perception of difference);(3)联想或对邻接的印象(association or the impression of contiguity)。(Nesfield et al, 1964:270-271)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修辞活动主要依赖于人类的三种联想能力,即相似联想(Association by Similarity)、对比联想(Association by Contrast)和邻接联想(Association by Contiguity)。由人类共同的这些认知模式所使然,不同语言中有着许多共同的修辞手段。例如,由相似联想产生了“比喻”和“Simile”、“Metaphor”,“拟人”和“Personification”,“通感”和“Synaesthesia”,由对比联想产生了“对偶”和“Antithesis”,“对照”和“Contrast”,“对顶”(或称“反映”、“反缀”)和“Oxymoron”,“反语”和“Irony”,由邻接联想产生了“借代”和“Metonymy”;移就”和“Transferred Epithet”如此等等。(李国南1999:1-2)修辞格既是依赖于人类的联想能力,它们的认知功能和语义功能也就不言而喻了。譬如,各种自然语言的词汇中都存在着大量隐喻词项和借代词项,它们毫无美学功能,而惟有指称功能。又如,自然语言中的词义转移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依靠移就手法进行的;一些新词的创造就借助于仿拟中各种各样的类比。再如,许许多多委婉语已经凝固在词汇里,成为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相关,汉语所特有的大量敬辞和谦辞,更是作为一类特殊词汇进入了辞书。

本书从语义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辞格”与“词汇”的关系,探讨某些常见修辞格在造词、构词以及词义转移过程中的语义功能,属于修辞学与语义学、词汇学的交叉研究。全书多数情况下以英语和汉语词汇为例,个别章节也涉及较多的语种。本书在不同语种的词汇之

间作对比研究，主要在于探索语言的普遍现象（Linguistic Universals）即语言的共性问题。当然，也对语言的民族个性作适当的对比研究。尤其涉及东、西方语言或文化差异方面，如英、汉拟声词的不同句法功能，隐喻词中喻体的选择，借代词中代体的选择，委婉语中的社会价值观等问题，有关章节将作比较深入系统的对比与探讨。由于篇幅所限，只选取六个最为常见的辞格，分六章加以详细讨论。此外，最后一章再选六个辞格作简单介绍，其余只好从略。



# 1. 拟 声

## 1.0 引言

“拟声”(或称“摹声”)(Onomatopoeia)作为一个修辞格就是“以声音来反映意义”(the sound reflects the sense)(Cuddon, 1986: 466),或者说词的发音即“意义的回声”(an echo to the sense)(Zeiger, 1978:359)。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修辞手段,最常见于诗歌。所以乌尔曼 Ullmann, 1964:83)说,它像诗歌本身一样古老 as old as poetry itself)。

实际上,拟声作为一种具备美学功能的修辞手段,只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言语事实;它作为人类认知和传递信息的一种语义表达手段,其历史要悠久得多,应该说,它像语言本身一样古老!英语‘Onomatopoeia’源自希腊语 onomatopoiia 这一名称本身的意思就是‘造词’(making of words)。(Onions, 1982:627)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至今有过许多说法,其中一种十分古老的说法,就是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斯多葛派 Stoic 哲学家的所谓‘摹声说’,认为原始人类最初就是采用模拟声音来给事物命名的,这些‘名称’组成最基本的词汇,从而产生了语言。(Lyons, 1977:5)这种‘摹声说’也称‘bow-wow theory’(Gray, 1958:40)。意大利哲学家维柯(1986: 208)认为语言以象、谐声的方式发展出来,并举例说拉丁人首先根据雷吼声把天帝叫做“幼斯”(Ious),希腊人根据雷电声把天帝叫做“宙斯”(Zeus),东方人根据烈火燃烧声,一定曾把天帝叫做 Uṛ(乌尔)由此派生出 Urim(乌里姆,火力)希腊文 ouranos(天空)拉丁

动词 *uro* (燃烧) 一定都是从同一字源来的。章太炎的《语言缘起说》指出：“何以言雀 谓其音即足也 何以言鹊 谓其音错错也 何以言雅 (鸦) 谓其音亚亚也 何以言雁 谓其音岸岸也 何以言驾鹅 谓其音加我也；何以言鹳 谓其音磔格鉤辘也。此皆以音为表者也。”(齐佩瑢, 1984: 51) 杨树达 (1984: 1—5) 把“言语之起源”分为“发声时期”、“摹声时期”和“摹德业时期”。郭绍虞 (1985: 130) 也认为“语音之起 本于拟声与感声”。诚然 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语言的起源”至今仍然是个众说纷纭的“谜”。不过，“拟声”非但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人类给事物命名的一种十分原始而古老的手段，这却是事实。语义学家认为：“拟声”(Onomatopoeia) 也是人类造词的理据之一 即“语音理据”(Phonetic Motivation) (Ullmann, 1962: 82)。譬如 在汉民族听来：“小儿坠地 其声如寡 遂名其动作曰呱。……如用口吹嘘 其声吹吹 遂名此动作曰吹。以手击物 其声丁打 遂名此动作曰打。”(杨树达, 1984: 3) 汉语中“击”字的音 与敲击钝物的响声相近；“滴”字的音和雨滴于地的响声相近。“喜”音接近于嘻嘻笑；“乌”音类似于乌鸦啼(李维琦, 1986: 19) 汉语训诂学的研究说明：“动作之名也有模仿自然界之音而成者” 圆转之音如“滚”、“骨碌”，“流离”冲撞之音如“顶”、“打”、“敲”、“撞”、“击”、“拍” 爆裂之音如“分”、“爆”、“澎湃” 切磋之音如“撕”、“切”、“磨”、“锯” 碎细之音如“散”、“碎”、“筛”、“洒”、“数”……(齐佩瑢 1984: 52) 英语词“bomb” (炸弹或轰炸) 源自希腊语拟声词 *bómbos* 原义是“隆隆” (booming) 或“嗡嗡 (humming)”。(Onions, 1982: 105 英语中表示“公鸡”的“cock” 原来也是模仿公鸡的啼声而来的，在古英语中拼作 *cocc*。(Hoed, 1986: 82) 现代英语中模仿公鸡啼叫的拟声词 *cock-a-doodledo* 其开首部分就是 *cock-*。这些自然界的聲音有的还进一步转义 例如古代诸侯“死”曰“薨”(见 6.3.1.3)。《释名·释丧制》云：“薨坏之声也”(王先谦, 1984: 403) 也就是说 诸侯之死就像“房子坍塌发出颠坏之声而令人震惊”(张拱贵等, 1996: 10) 当然这里还借助比喻。又如英语 *crack* 原为爆裂声 转指“砸开” 也可转指“解开(难题)”或“揭开(秘密)” 即比之以“砸开某硬物”。尽管作为

语言符号的声音与意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拟声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语义功能，人类处于孩提时期尤其如此。人类自然语言中存在着十分古老的拟声词 此外 还有拟声词转化而来的各种各样的名称 以及由声音引起某种联想而构成的大量词项。如果说“真正的拟声词”为数甚少（索绪尔，1985：105）那么 由拟声词转化而来或借助于语音联想构成的词项 不管在英语或汉语中 为数都相当可观。

### 1.1.0 英、汉语中的拟声词

英语和汉语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拟声词，它们是通过自然声音的直接模拟而构成的词项，在辞书中占了一席之地。拟声词所指称的对象，归纳起来不外两个大类：一类是发自人类自身的声音，一类是外部世界的各种声音。

人类自身发出的声音，用语言符号记录下来，这便是最古老的拟声词。英、汉例词如下：

(1a) murmur 低语声 \ mutter(自语声) \ babble(学语声) \ whisper 耳语声 \ gurgle 笑声 \ groan(呻吟声) \ grumble(抱怨声) \ hiss(表示嘲弄或厌恶的嘘声)

(1b) 咕哝、喃喃(自语) \ 亚亚(学语) \ 切切(私语) \ 咯咯(笑声) \ 哼哧(喘息声) \ 嘟嘟嚷嚷、嘘嘘

这类模拟人类自身发出的声音的拟声词也包括感叹词，如英语中的“ah、oh、aha” 汉语中的“啊、噢、哎呀”等。

拟声词中更多的是模拟外部世界的声音，例如：

(2) 铃声 :ding-a-ling / ting-a-ling ~ 丁零

号声 :tattoo ~ 嘟嘟

钟表声 ticktack / ticktock ~ 滴答

关门或敲门声 :bang ~ 砰

轻拍声 :pat ~ 啪

连续不断的拍击声 :pit-a-pat ~ 劈劈啪啪

其中不少模拟动物的鸣叫声：

(3) 猫 meow /miaow /miaou ~ 咪 / 喵

鸽子 :coo ~ 咕咕

牛 :moo ~ 哞哞

狼 :howl ~ 嚎

英、汉语中的这类拟声词具有许多共性，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 1.1.1.0 语音形式对比研究

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角度来审视，拟声词是词汇里十分特殊的一群 因为不同语言中拟声词的语音形式可能重合 即出现语音对应的现象 不过 这种语音对应又是很有限制的。

#### 1.1.1.1 语音对应的可能性

由于拟声词是对自然声音的模拟，词的发音即“意义的回声”。奥格登和理查兹提出著名的语义三角 (Semantic Triangle) 理论时指出符号 (Symbol) 与指称对象 (Referent) 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但他们又指出，拟声词是一种例外情况。(Ogden & Richards, 1927:12) 从理论上说 在某种程度上“能指”就是或接近“所指”。因此不同语言里的拟声词可能出现语音对应 即对同一种声音 不同语言的拟声词在语音形式上可能基本等值或者十分接近 如汉语的“哈哈”与英语的“ha-ha” 都是对人类笑声的忠实模拟 语音形式基本等值。这是其它任何词汇所不可能的。正如乌尔曼 (Ullmann, 1962: 85—86) 所指出的 既然拟声牵涉到“名称”(Name) 与“意义”(Sense) 之间的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人们就完全可能在不同语言中碰到相似的语音形式。他举布谷鸟的叫声 (cuckoo) 为例 指出许多语言中的这一拟声词的语音形式都很相似，如法语 coucou 西班牙语 cuculillo, 意大利语 cuculo, 罗马尼亚语 cucu 拉丁语 cuculus 希腊语 kókkux, 德语 Kuckuck 俄语 kukushka 匈牙利语 kakuk 芬兰语 käksi 等等。他认为不能把这种引人注目的对应关系归结为共同语源或相互影响，而是不同民族对同一声音的听觉感知和声音模仿有其相似性。

显然 乌尔曼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 远隔东西半球的汉语也是“布谷”或“咕咕”。正因为拟声词指称意义的这种特殊性 英语和汉语拟声词语音形式时见相同或相似,如模拟人声的例(1a)的“gurgle”、“hiss”和例1b的“咯咯”、“嘘嘘”又如模拟外界声音的例(2)和模拟动物叫声的例(3) 英、汉拟声词的语音形式都颇为接近。

### 1.1.1.2 语音对应的局限性

拟声词是对自然声音的模拟 然而 任何自然语言中的拟声词都不是自然声音的录音和复制,因此不同语言中拟声词的语音形式对应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索绪尔(1985:105 在论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时指出,拟声词语音上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就是任意的 因为它们只是某些声音的近似的,而且有一半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模仿。此外 它们一旦被引进语言 就或多或少要卷入其它的词所经受的语音演变 形态演变等等的漩涡 这显然可以证明 它们已经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某些特征,披上了一般语言符号的不可论证的特征。莱昂斯 Lyons, 1977:101 也强调“甚至拟声词的词汇形式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任意性或约定俗成,它们必须适应于特定语言的语音系统 而不是直接地模仿它们所代表的那些个声音。”也就是说,拟声词是某个民族根据他们的语言所固有的语音系统对客观世界的声音进行一番改造加工的结果,是某一特定语言与自然声音相结合的产物。各种语言音系结构、词汇形态各不相同 各民族对同一声音的听觉感知和模拟习惯也可能不尽一致,加之民族传统文化上的差异,不同语言中的拟声词在语音形式上就可能出现种种差别,甚至大相径庭。例如鸭子的叫声在英语里是 quack 在法语里是 couin couin 在意大利语里是 qua qua 在德语里是 gack gack 在丹麦语里却是 rap rap 等等 王力 1984:385 列举了以上例子后进一步指出 即使中国各地的拟声法也不尽相同 例如狗叫的声音在官话和吴语里是“汪汪” 在粤语里却是“yuy yuy”。同样 在英语国家某些

地区狗叫是“bow wow”而在其它一些地区却是“wuff wuff”。又如“杜鹃”在汉语中称“布谷”因为杜鹃的叫声在汉民族听来如是，但在我国的某些方言里却称之为“规规噜”(王德春等，1993:87)因为在那些个地区的人们听来，这种鸟却是那样叫的。古汉语中这种鸟的名称就更多了，大多都是拟声而来的。《尔雅》称“鸣鸠”或“鵲鵲”。《方言》八云：“布谷自关而东梁楚之间谓之结结 周魏之间谓之击谷。自关而西或谓之布谷。”(徐朝华，1987:315)关于拟声词的这种“任意性”赵元任(1980:40—41)讲得最生动，不妨抄录如下：“其实啊 象声字并不象声。比方北京话说：‘哗喇喇一声 房子塌了’ 广州话就说：‘唛[lam]一声 间屋唛啲落嚟咯’ 英文说：‘With a crash! the house collapsed!’ 这‘crash’跟‘哗喇喇’不太象跟‘[lam]’完全不同，可是每个人都觉得他说的那声音象真声音极了。还有一种虫儿，一种秋天的蝉。夏天的蝉呐 他叫起来是‘知——’接接连连的叫的。秋天的小一点儿的蝉是一句一句的叫的。在我们家乡江苏常州话里头啊 管这个虫儿叫‘杨息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虫儿叫的声音是‘杨息里 杨息里’这么叫的。我们觉得这个名词象得很。可是在河北 我不知道这是保定话还是北京话 我小的时候儿听了人家学的)他们管这个虫儿叫‘夫地夫凉儿’为什么呐 因为你听！他们不是在那儿‘夫地 夫凉儿 夫地 夫凉儿’那么叫吗 在每处人们都觉得象声字就象那个东西 可是‘杨息里’跟‘夫地夫凉儿’差那么远。所以语言跟对象的关系 甚至于在象声字 也是完全是任意的。”令人吃惊的是 国内翻译理论界竟然有人提出什么“汉语象声词的读音比较接近所模拟的人或物发出的声音，因而它与生活比较贴近 其表达方式也就比较直接。”<sup>②</sup>显然，说话人是完全站在汉语的角度去看待语言符号的 就如说“书”这东西最像汉语“书”字 而不像“book”一样。这是一种违背语言学基本原理的偏见。应该说，不

① L. Todd & I. Hancock, *International English Usage*. 1986. London & Sydney & Wolfeboro, New Hampshire: Croom Helm. p325.

② 见“汉英拟声表达异同初探”载《中国翻译》1997年第3期。

管哪个民族 哪个地区 他们的拟声词都来源于生活 贴近于生活 在他们听来 也都最像他们所模拟的声音 否则 他们就不会那样模拟了！

由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英语和汉语中的拟声词在语音形式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差异，即对同一声音的不同模拟。请听：

- (4) 雷声 peal ~ 隆隆  
子弹 whiz ~ 嗖嗖  
雷声 clap ~ 轰隆 / 霹雳  
水溅声 splash ~ 扑通  
雨声 hiss ~ 淅淅沥沥  
倒墙声 crash ~ 哗啦啦  
金属碰击声 clang ~ 铿锵  
铃声 jingle ~ 叮当  
风声 rustle ~ 沙沙  
爆裂声 crack ~ 劈啪  
锣声 gong ~ 哐  
鼓声 drum ~ 咚咚  
不停的说话声 chatter ~ 唧唧喳喳  
低语声 murmur ~ 咕哝  
笑声 snicker ~ 吃吃

许多动物的叫声也判若两物，例如羊叫在汉语中是“咩咩”[miē miē] 英语却称“bleat”[blit]或“baa”[ba:] 其语音形式毫无相似可言。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又如：

- (5) 蟋蟀 chirr / chirp / chirrup ~ 唧唧  
蝉 chirp / drone / shrill ~ 知了  
蜜蜂、蚊子、苍蝇 hum / buzz / drone ~ 嗡嗡  
青蛙 croak ~ 咕咕 / 呱呱  
老鼠 squeak / peep / rattle ~ 吱吱  
麻雀 twitter / chatter / chirp / chirrup ~ 唧唧喳喳  
燕子 chirp / twitter ~ 呢喃

大雁 :honk ~ 嘎嘎

以上英、汉语的对应拟声词 其语音形式大多相去甚远 有的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简直找不出一个共同的音素。其中有的涉及英、汉民族观察事物的不同角度，如“splash”与“扑通”前者描述水花溅起的声音，而后者描述重物落下的声音，所以汉语也说“扑通一声落在地上”而英语在此不用“splash”却说“to fall with a flop / a thump on the ground”。

此外，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自然声音与词项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一词多义现象 (Polysemy) 普遍存在，一个拟声词可能同时指称几种声音 如“clap”既可以是开、关门的声音( 砰 )，也可以是拍手的声音( 啪 )，又可以是霹雳声( 劈里啪啦 )；“murmur”兼指人的“咕哝”声、流水的“淙淙”声、微风的“沙沙”声以及蜜蜂的“嗡嗡”声。汉语拟声词也一样，“哗啦啦”既可以是流水声，也可以是倒墙声，又可以是风吹树叶的声音；“铿锵”可指金属碰击声、铃声，甚至可以用来形容说话或唱歌的声音。反之，一种声音也同时可能用几个拟声词来描述，如同样是风吹树叶的声音，在英语中既可以是“rustle”又可以是“murmur”；在汉语中既可以是“沙沙”又可以是“哗哗”。同样是流水声，英语有“gurgle”、“murmur”、“chatter”等等，汉语有“汨汨”、“淙淙”、“潺潺”、“哗哗”等等。正因为拟声词的“能指”与“所指”并非一一对应，这就使得英、汉语中拟声词的对应关系更加复杂化，也给翻译工作增添更多的麻烦。

### 1.1.2.0 文字形态对比研究

拟声词的语音形式是由文字记录下来的，英、汉文字形态迥异，英、汉拟声词的数量也有明显的差别。

#### 1.1.2.1 英语拟声词的丰富性与可滋性

英语采用拼音文字 便于模拟自然声音 因此 对比之下拟声词要比汉语丰富得多。其中不少动物的叫声，英语同时有好几个拟声

词单就狗的叫声就有七八个 常见的还有 bay、snarl、growl、howl、whine 等 有的动物的叫声还分雌雄老幼或品种 如牝牛用 moo 牡牛用 bellow 小牛用 bleat 水牛用 boo。钱歌川(1980:36—39)列举了英语中 107 种动物的叫声共计 122 个拟声词,其丰富多彩足见一斑。英语中其它方面的拟声词也一样丰富多彩,汪榕培等在他们的词汇学专著中仅就钟或铃的声音就列出 27 种:

- (6) ringing/ tintinnabulation/ pealing/ chiming/ tintling/ jingling/ dingling/ dingling/ tolling/ knelling/ clanking/ clanging/ tinkling/ tingling/ ding/ dingdong/ ding-a-ling/ clink/ tink/ ting/ chink/ clank/ clang/ clangor/ jangle/ jingle/ gangle<sup>①</sup>

英语拟声词的丰富性与其文字形态密切相关,拼音文字在创造拟声词方面有着相当的自由,可以根据需要随机应变地模拟自然声音。请看下例哈代在他的小说中如何临时创造出拟声词去分别描摹三个不同的女人的笑声<sup>②</sup>:

- (7) “what be ye looking at?” asked a man who had not observed the incident.

“Ho-ho-ho!” laughed dark Car.

“Hee-hee-hee!” laughed the tipping bride as she steadied herself on the arm of her fond husband.

“Heu-heu-heu!” laughed dark Car’s mother, stroking her moustache as she explained laconically: “Out of the frying-pan into the fire!” (T.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你们看什么?”一个没看见这事发生的人问。

“哈哈哈!”黑卡尔笑。

“唏唏唏!”喝醉了的新娘子一面倚在她亲爱的丈夫

参见汪榕培、李冬《实用英语词汇学》,1983年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第45页。

② 参见张培基《英语声色词与翻译》,1979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第45—46页。

的胳膊上，一面笑。

“喝 喝 喝！”黑卡尔的娘笑理着小胡子简洁地解说，  
“从锅里掉到火里去啦！”(哈代《德伯家的苔丝》<sup>①</sup>)

这是苔丝被人骗走时，三个女人在一起嘲笑她。第一个的笑声是正常的 Ho-ho-ho；第二个女人是刚喝完酒而醉醺醺的，她的笑声便大不一样，是 He-he-he；而第三个是老太婆，她笑起来就是 Heu-heu-heu。哈代在此所用的三个拟声词只有第一个是辞书里所有的，其余的两个都是他根据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的需要临时创造出来的。再看一例：

(8) How the pretty ladies talk—

Tittle tattle, tittle tattle!

Like their patters when they walk—

*Pittle pattle, pittle pattle.* (E. Darwin) (Zeiger, 1978:359)

漂亮女士如何闲扯——

唧唧喳喳，唧唧喳喳！

正如她们步履轻捷——

劈里啪啦 劈里啪啦。

上例中的第一对拟声词 tittle tattle 是词典里原有的，而第二对拟声词 pittle pattle 则是作者根据临时需要刻意创造出来的。两对拟声词又分别押韵，把女士们的谈吐与步履相比拟，读来妙趣横生。英语中这类临时生造的拟声词属于“Nonce-words”(Fowler, 1993:29)。在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正如韦尔斯(Wells, 1989:328—329)所列举的，儿童喜剧里用 iiaaaaach 模拟打呵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诗歌里用 vrach 模拟炸弹声，乔伊斯的 *Ulysses*《尤利西斯》里用 krandle 模拟电车的声音，如此等等。

鉴于英语拟声词在一定程度上的可滋性，夸克等(Quirk et

<sup>①</sup>译文根据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1957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95页。  
原译注：理着小胡子：女人生小胡子，是一人兼有两性的。

al, 1985:67 把感叹词列为介于“开放词类”(Open-class)与“封闭词类”(Closed-class)之间的“边缘词类”(Marginal Class)。

### 1.1.2.2 汉语拟声词的贫乏性与不可滋生性

汉语拟声词相对贫乏，根据张志公(1985b:276—277)的汉语《拟声词》表仅有50个，其中还包括一些复合词如“咕”的复合词“咕咚”、“咕嘟”、“咕噜”等以及一词多义如“两个人打喳喳”和“喜鹊喳喳的叫”算两个“喳喳”。

汉语拟声词比英语少得多，这跟汉语的词汇及文字形态密切相关。汉语采用的是方块字，在描摹形状方面自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可是在模拟声音方面，就不能不说稍逊一筹。汉语拟声词缺乏滋生能力，不可能根据特定的自然声音临时创造新的象声字，至多只能根据现有的象声字组成复合词；或者借助于汉语拼音或西方文字例如鲁迅利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来模拟吹号的声音：“Nhatu, nhatu nhatututuu”(《无常》)然而汉语中创造象声词的这种自由是极为有限的。

### 1.1.3.0 语音特征对比研究

以上对比了英、汉拟声词语音形式；以下再从音节和音韵两个方面对比英、汉拟声词各自的语音特征。

#### 1.1.3.1 音节对比

英语是以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但引人注目的是英语拟声词中的单音词却占绝对优势，这一点从以上所举例子看得很清楚。再以钱歌川(1980:36—39)所举122个动物叫声的拟声词为例，其中单音节词就有86个，占总数的70%以上，而双音节词只有36个，其中还包括15个有成节辅音的单词，三音节词则一个也没有。这个数据很能说明英语拟声词的单音化倾向。也许为了适应英语多音的习惯，有些单音拟声词只好采取叠音的手段，例如：tick-tick(钟表滴答

声)、quack-quack(鸭子叫声)、tap-tap(连续轻击声)等。比起汉语单音词来,英语单音拟声词还有个特点,就是尾辅音比较常见,尤其是爆破或摩擦清辅音,如 tick 中的 [k], pat 中的 [t], pop 中的 [p], his 中的 [s], crash 中的 [ʃ] 等等,而汉语不存在尾辅音。

恰恰跟英语相反,汉语是以单音为主的语言,但拟声词却有明显的双音或多音化的特点。王力(1984:388—389)指出,早在战国以后,单字拟声往往带着后附号“然”字,成为双音词。例如:“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庄子·养生主》)“砉然闻之,若雷霆之声。”(《列子·汤问》)这说明汉语拟声词很早以前就有了双音化的倾向,尽管古汉语是单音占绝对优势的。这种加“然”字的拟声词,至今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可以见到,例如“砉然”、“铿然”、“哗然”、“喟然”等,不过文体上显得古雅罢了。

现代汉语中的拟声词更是以双音或多音词为主。就以张志公(1985b:276—277)的《拟声词》表为例,该表主要以汉字为单位,如“唧唧”、“咕咕”、“铮铮”、“铿锵”,只收“唧”、“咕”、“铮”、“锵”,但所收50个拟声词中也有21个是双音的,占了将近半数。而实际运用中,双音拟声词要多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拟声词的双音或多音化还与汉语特有的“叠字”传统有关。早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不管风、雅、颂,叠字双音拟声词随处可见,信手拈来就是一大串:

(9) 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国风·周南·关雎》)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国风·周南·葛覃》)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国风·邶风·谷风》)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国风·郑风·风雨》)

⑤ 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小雅·伐木》)

⑥ 君子至此,鸾声将将。(《小雅·庭燎》)

⑦ 释之叟叟,烝之浮浮。(《大雅·生民》)

⑧ 穫之怗怗,积之栗栗。(《周颂·良耜》)

《〈诗经〉双音词论稿》(朱广祁,1985:7)说:“重言在《诗经》中

的作用，一是摹声，一是拟写事物的态貌。摹声也是为了拟写态貌，所以重言的绝大部分可以归入形容词。在《诗经》的诗句中，凡是用两字作形容的，大都用重言、联绵字或衬字双音结构。”这里所说的“重言”，也就是“叠字”。“叠字”是汉语所特有的反复形式（参见7.5）诚然，《诗经》里也有单音拟声词的例子如“击鼓其镗 踊跃用兵。”（《国风·邶风·击鼓》）但比起双音拟声词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就是在现代汉语中，单音拟声词如“砰”、“隆”、“咚”等，也是相对少见的，而较多地采用其叠字形式，如“砰砰”、“隆隆”、“咚咚”等，这不能不说跟汉语的特征有关。王力（1985:367）说：“大量运用叠字叠词以表示各种的意义乃是 中国语的一个特色。”（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笔者）现代汉语拟声词的双音或多音化与汉语叠字叠词的这一特色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偶数的双音或四音节的，也不管是奇数的三音节的，大多采用了叠字或叠词，常见模式如下：

- (10) ① XX 型 哗哗、沙沙、哒哒、呼呼、潺潺、汨汨、咝咝、唧唧、吱吱、汪汪
- ② XYY 型 哗啦啦、呼啦啦、呼噜噜、咕噜噜、轰隆隆、扑楞楞、淅沥沥
- ③ XXX 型 隆隆隆、轰轰轰、呼呼呼、沙沙沙、突突突、嘻嘻嘻
- ④ XXYY 型 叮叮当当、乒乒乓乓、滴滴嗒嗒、劈劈啪啪、唧唧喳喳、淅淅沥沥
- ⑤ XYXY 型 哗啦哗啦、叮当叮当、滴嗒滴嗒、呼噜呼噜、叭哒叭哒、哐唧哐唧

此外，尚有 XXY 型，如“叮叮当”，但并不那么常见。汉语拟声词这些常见的重叠模式（除 外）很像形容词的叠字形式。（详见吕叔湘，1999:306—315）汉语象声字无法创造，但汉语叠字叠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使得有限的单音象声字派生出丰富多彩的拟声词，这大概也是汉语拟声词双音和多音占优势的一个根本原因吧。实际上，自然声音很多情况下也是处于单调重复的状态的，如钟声、风声、雨声、滴水声、脚步声等等，叠字或叠词的双音或多音拟声